北夢瑣言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北夢瑣言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，著《四十九論》，敘平生所誌，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：「自到崖州，幸且頑健。居人多養雞，往往飛入官舍，今且作祝雞翁爾。謹狀。」吉甫相典忠州，溯流之任，行次秭歸，地名雲居臺，在江中。掌武誕於此處，小名臺郎，以其地而命名也。

唐孫會宗僕射，即偓相大王父也，宅中集內外親表開宴。有一甥侄為朝官，後至。及中門，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汙，咄咄而出，不相識。洎即席說與主人，咸訝無此官。沉思之，乃是行酒時於階上酹酒，草草傾潑也。自此每酹酒側身恭跪，一酹而已，自孫氏始也。今人三酹，非也。有裴迪者，贊相之堂弟，無文學。於荊南投筆事趙司徒，為虞總小將，對客側身一酹。趙公未喻朝賢間風規，極怪之，笞七下，何不幸也！

唐張裼尚書朝望既高，號為流品，與韋相保衡有分。韋言於同列，以其名裼，裼，訓袒衣也，又《詩》云：「載衣之裼。」裼即小兒褓衣，乃繃帶也。方欲因事改之，未幾，韋相流貶，竟不大拜。韋嘗問立名之由，楊以少孤，為無學問親表所誤也。後唐姚相名洎，善談吐，仍多辯捷。表兄弟崔沂侍郎戲之曰：「洎訓肉汁，胡為名？」洎無以酬之，然洎亦訓至。雖然，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，妨事者有焉。至如仙客、仙童、齊丘、用礪、希敷人過，亦無取焉。其復名須依義訓，唯單名易諱者善矣。裼公生五子，彝憲、文蔚

知名，文蔚後登庸也。

唐張裼尚書典晉州，名貯所愛營妓，生一子。其內子蘇氏號塵外，妒忌。不敢取歸，乃與所善張處士為子，居江津間，常致書題問其存亡，資以錢帛。及漸成長，教其讀書。有人告以「非處士之子，爾父在朝，官高」，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，不告而遁歸京國。裼公已薨。至宅門，僮僕無有識者，但云「江淮郎君」，兄弟皆愕然。其嫡母蘇夫人泣而謂諸子曰：「誠有此子，吾知之矣。我少年無端，致其父子死生永隔，我罪多矣。」家眷聚泣，取入宅，齒諸兄弟之列，名仁龜。有文，性好學，修詞應進士舉，及第，歷侍御史。因奉使江浙，於候館自經而死，莫知所為。先是，張處士悵恨而終，必有冥訴，罹此禍也。柱史為楊鉅侍郎愛婿也。

唐相國裴公坦，大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。自以舉業未精，遽此叨忝，未嘗曲謝座主，辭歸鄠縣別墅。三年肄業，不入城，歲時恩地，唯啟狀而已，至於同年，鄰於謝絕，掩關勤苦，文格乃變。然始到京，重獻恩門文章，詞采典麗，舉朝稱之。後至大拜，為時名相也。夫世之干祿，先資名第，既得之後，鮮不替懈，自非篤於文學、省顧賓實者，安能及斯？裴公廟堂之期，有以見進德之無歉也。

唐咸通中，舉子侯泳有聲采，亦士流也，而闕於恭慎。豆盧琢罷相，守僕射，乘閑詣僧院，放僕乘他適，而於僧宇獨坐，皤然一叟也。泳自外入門，殊不顧揖，傲岸據榻，謂叟曰：「大參長史乎？」叟曰：「非也。」又問曰：「令錄乎？」亦曰：「非也。」「遠州刺史乎？」亦曰：「稍高。」又曰：「少卿監乎？」答曰：「更向上。」侯生矍然不安處，疑是丞郎，匆遽而出，至門，見僕禦肩輿旋至，方知是豆盧公也。歸去後自咎悚惕，貢一長箋首過，賴先曾有卷及門，揆路通入。泳乃自陳乖疏，公亦遜謝，恕其不相識也，留而命酒，凡勸十盂，乃小懲也，仍云：「雖不奉訝，然凡事更宜在意。」侯生仍慚灼無以自容。先是，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，侯氏盛饌而飲。此日每飲一杯，回首摘席經咀之，幾不濟，所謂雅責也。

唐陝州廉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，曾於泸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，意其貴人，斂身回避。帝揖與相見，沆乃自稱進士盧沆。帝請詩卷，袖之乘驢而去。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，令主司擢第。沆不自安，恐僭冒之辱。宰臣向沆與主上有何階緣，沆乃具陳因由，時亦不訝，以其文章非叨忝也。沆後自廉察入朝知舉，遇黃寇犯闕，不及終場。趙崇大夫戲之曰：「出腹不生養主司也。」初盧家未嘗知舉，盧相攜恥之，拔為主文，竟不果也。賈島遇宣宗微行，問秀才名，對曰：「賈島。」帝曰：「久聞詩名。」島曰：「何以知之？

」後言於宰臣，與平曾相次謫授長江尉，所謂不識貴人也。

唐著作郎顧況，字逋翁，好輕侮朝士，貶在江外，多與僧道交遊，時居茅山。暮年有一子，即非熊前身也。一旦暴亡，況追悼哀切，所不忍言，乃吟曰：「老人喪愛子，日暮泣成血。老人年七十，不作多時別。」非熊在冥間聞之，甚悲憶，遂以情告冥官，皆憫之，遂商量卻令生於況家。三歲，能言冥間聞父苦吟、卻求再生之事歷歷然。長成應舉，擢進士第。或有朝士問，即垂泣而言之。王定保《摭言》云：「人傳況父子皆有所遇，不知何適？」由此而言，信有之矣。

唐張祎侍郎朝望甚高，有愛姬，早逝，悼念不已。因入朝未回，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，因增大阮之悲，乃製《浣溪紗》，其詞曰：「枕障薰爐繡幃，二年終日兩相思。好風明月始應知。天上人間何處去，舊歡新夢覺來時。黃昏微雨畫簾垂。」置於幾上。大阮朝退，憑幾無聊，忽睹此詩，不覺哀慟，乃曰：「必是阿灰所作。」阿灰即中諫小字也。然於風教似亦不可，以其叔侄年顏相似，恕之可耳。諺曰：「小舅小叔，相追相逐。」謔戲固不免也。

唐張裼尚書恃才直道，外仍有至性。及第後歸東都，一日仿佛見其亡親謂曰：「去得也。」遂辦裝入京，果登朝籍，不爽陰告也。東都柏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，中庭有土堆若冢。人言其下時有樂聲，本主鬻之不售。八座不信，以善價買之，遽令發掘，其下乃麥曲耳。以之和泥塗一院墻屋，不假他求。是知妖由人興，向使疑誤神怪，則有物憑焉，必為村巫酒食之資也。正直之人其可欺乎。

進士趙中行家於溫州，以豪俠為事。至蘇州，旅止支山禪院。僧戶有一女商荊十三娘，為亡夫設大祥齋，因慕趙，遂同載歸揚州。趙以氣義耗荊之財，殊不介意。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愛一妓，為其父母奪與諸葛殷，李悵恨不已。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，恣行威福，李懼禍，飲泣而憶。偶話於荊娘，荊娘亦憤惋，謂李三十九郎曰：「此小事，我能為郎報仇，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。」李亦依之。至期，荊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。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，不知所止。

唐李當尚書鎮興元，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，號陳七子，狎於博徒，行止非常。八座以其妖誕械之，而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。無何，殞於狴牢，遽睹腐敗，轄司申而瘞之。爾後宛在褒城，八座驚異，不敢尋問。一旦愛女暴亡，其內子追悼成疾，無以救療。幕客有白八座曰：「陳處士真道者，必有少君之術，能祈之乎？」八座然之，因敬信延召。

陳生曰：「此小事爾。」於初夜帷堂設燈炬，畫作一門，請夫人簾下屏氣。至夜分，亡者自畫門入堂中，行數遭，夫人愊憶，失聲而哭。亡魂倏而滅矣。然後戒勉，令其抑割，八座由是益敬之。